

本书获全国重点学科
“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
科研经费资助

内容提要

本书主要有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汉语形态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作了简要的叙述。汉语的形态研究是伴随着汉语的词类研究而兴起的。在对形态的认识上存在着“狭义形态”派和“广义形态”派；与此相联系的就是词类和形态的关系，狭义形态派认为词类的划分只能根据词形变化来进行，广义形态派则认为词类的划分应该根据词与词之间的结合能力和相互结合关系，这一点现在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但对形态认识的分歧却一直存在着。

在第二部分，我们从跨语言的角度论述了形态的有关问题，指出狭义形态实质上是标示功能的，它是功能的反映。词与词之间的相互结合能力和结合关系，语序和虚词等所起的语法作用与狭义形态是相通的。根据形态自身的特点，首先将形态分为词类形态和句法语义形态，进而将句法语义形态又分为屈折形态和非屈折形态两大类。并从功能和认知两个角度解释了语言对形态的选择情况。任何族语，要想表示语法意义必须借助一定的形态标志，这是强制性的，但不同的族语在表示某语法意义时对形态标志的种类的选择可以有所侧重，否则就有过多的赘余现象。在这部分的末尾，我们从语法意义和形态的关系出发，对当前的“意合语法”问题进行了批判。

第三部分从广义形态出发,吸收了认知心理学的一些成果,根据词类范畴自身的性质提出了汉语词类划分的操作原理,对汉语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的形态特点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汉语中的单音节方位词(及少数双音节方位词)与其他双音节方位词在形态上的差异很大,前者应该独列一类,后者可以处理为处所名词;汉语中的动词和形容词在形态上有相当多的共性,宜合为一类,所谓的“状态形容词”也应自成一类,但范围要重新考虑。我们试图分析了过去那样处理的原因。同时我们还考察了趋向动词中的“起来”、“下去”和“下来”,发现它们的功能在共时平面已有明显的分化,应该分开处理,笼统地称之为“趋向动词”不妥。末尾,我们分析了词类的性质以及词类之间的关系,进而指出词类之间不是泾渭分明的,有一定的“中间状态”。

第四部分从典型主语和典型宾语着手,探讨汉语中主语和宾语的形态特点,指出语序和介词在确定汉语主语和宾语时的重要性。语义上,主语必须由动元来充当,当“~~它~~”前有几个动元时,可根据“主语提升”原则确定。最后对汉语中的一些实例进行了分析,并讨论了主语的移位情况。

第五部分首先对语法范畴的含义进行了论述,指出语法范畴中的“语法手段”不能片面地理解,词形变化是语法手段,语序和虚词同样是语法手段。进而讨论了现代汉语中的“延续体”和“数”的语法范畴。

序

卢英顺博士从事语言学教学和研究多年,治学严肃认真,勤奋刻苦,善于思考,勇于探索,思路开阔。他不仅阅读了大量的本专业文献,还注意汲取相关学科的营养,比如认知心理学、自然辩证法以及科学哲学等,纳入自己的科学研究之中,做到活学活用。这些都可以从他已发表的论著中窥见一斑。最近,他的力作《形态和汉语语法研究》已经完稿,这是一本理论性很强的著作,值得人们注意。

形态问题是普通语言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所周知,在我国,普通语言学这一学科是从国外引进的,国外的普通语言学多以印欧系语言为研究对象,将语词的屈折变化形式看作形态。汉语不具备这种形式,因此被视为“非形态语言”,没有词类的分别,有些走极端的人甚至认为汉语没有语法,对汉语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针对这种错误观点,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文法革新”时期,方光焘教授便提出了“广义形态”学说,明确指出词与词之间的相互结合能力和相互结合关系也是一种形态。在 60 年代关于词类问题的讨论中,这个学说得到了发展。在《汉语词类研究中的几个根本问题(提纲)》一文中,方光焘以丰富的语料,充足的理由,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广义形态学说的科学性。卢英顺同志在这个基础上赋予广义形态的“意义

部”以新的涵义：“通过一定的形态部（即形态标志）所表示出的‘语法意义’”，这样就更符合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也更容易被人接受。同时还对广义形态进行了梳理，首先把它分为‘词类形态’和‘句法语义形态’，进而把句法语义形态分为屈折形态和非屈折形态，并从功能主义和认知的角度对形态的选择进行了解释，论证了屈折形态和非屈折形态之间的关系，还论述了形态和句法的关系，这对理解广义形态是很有意义的。

早期的广义形态理论主要运用于汉语的词类划分。卢英顺同志不仅把广义形态中的词类形态用来分析汉语的词类问题，而且把其中的句法语义形态运用到语法研究的其他方面，拓宽了广义形态的研究领域。如汉语中主语和宾语的确定，语法范畴的确立。在确定主语和宾语时，紧扣语序和虚词（介词）；在确立汉语语法范畴时，牢牢把握形态标志和语法意义的结合，即意义部和形态部的结合，这在方法上是可取的。

重视理论方法的探讨，善于吸收新知，是本书的特点之一。以词类划分为例，传统的词类划分往往采取多标准，遇到不同标准相互冲突时就不容易处理，只好偏重某些方面。这样在划分词类时就不能遵循统一的标准。广义形态虽然明确了词类划分的标准是词与词之间的相互结合能力和相互结合关系，但是同类词的各个成员之间在这方面又不完全一致，对这种情况如何处理，前人未作详细的论述。本书作者认为，词类划分标准的确定是和对词类范畴的性质的认识密切相关的。据此，作者论证了词类范畴的原型性，吸收了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将它和广义形态很好地结合了起来，提出了汉语词类划分的操作原理，即以一组参照特征所组成的参照系为

依据,根据某词对这个参照系的相似度来确定其归属。论证严密,颇有创意。此外,作者借鉴原型理论,在确定汉语的主语和宾语的形态特征时,从典型主语和典型宾语出发,方法上也是可取的。

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分析细致,说理透彻。作者在全面论述广义形态理论之后,运用这些理论来分析汉语的词类问题、主语和宾语问题以及语法范畴问题。在分析词类问题时,选取了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这三大主要范畴,坚持以语言事实为依据,提出了对方位词、状态形容词和趋向动词等的不同处理意见。主张把动词和形容词合为一类,摆脱传统下位分类的束缚,重新进行下位分类。在分析汉语句子的主语和宾语时,能自始至终贯彻广义形态理论,紧扣语序和虚词。在分析汉语中的“延续体”时,除了说明其语义特征外,还从认知角度解释了“下来”和“下去”用法上的差异。在分析汉语的“数”的语法范畴时,将它和英语及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中“数”的语法范畴特点进行比较,得出汉语中有数的语法范畴的结论,如此等等。

以上所说的只是举例的性质,而不是对本书全面的介绍和评价。但人们不难看出,卢英顺同志在撰写本书时是花费了不少精力的。形态问题、汉语的词类问题都是理论性很强、内容十分复杂的问题,涉及的方面广,难度大,语言学界长期争论不决。作者不畏艰险,迎难而上,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这是可贵的。当然作者的某些观点未必能得到读者的同意,但作者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过程能够给读者以启迪,那是可以肯定的。还有,关于“形态”的理论,是否可以纳入普通语言学以丰富其内容呢?我一向认为,讲授普通语言

学而不及汉语,不能算是一种合理的现象。

胡裕树

1982年 12月

于上海复旦大学

目 录

序	胡裕树
内容提要	(员)
英文提要	(员)
前言	(员)
第一章 汉语形态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员)
员员 汉语形态研究的历史	(员)
员员员 汉语形态的有无之争	(员)
员员圆 对形态的不同理解	(圆)
员员猿 形态与词类划分	(猿)
员员源 汉语形态研究的现状	(远)
第二章 “形态”概论	(怨)
圆员 狭义形态的实质	(怨)
圆员员 狭义形态的种类	(怨)
圆员圆 狭义形态的实质	(员圆)
圆员圆 词语之间的相互结合能力	(员圆)
圆员猿 语序、虚词	(员猿)
圆员猿员 语序、虚词的语法作用	(员猿)
圆员猿圆 语序、虚词与狭义形态	(员源)

圆源 形态的准确含义和分类	(员园)
圆源质 形态的准确含义	(员园)
圆源圈 形态的分类	(员园)
圆源猴 屈折形态与非屈折形态之间的关系	(员园)
圆缘 对形态选择的解释	(圆园)
圆缘质 形态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圆园)
圆缘圈 形态选择的功能主义解释	(圆园)
圆苑 汉语形态的个性差异	(圆园)
圆苑质 修饰 原被修饰关系	(圆园)
圆苑圈 主谓关系和述宾关系	(圆园)
圆苑猴 述补关系和状心关系	(圆园)
圆苑 关于“语义句法”和“意合语法”问题	(圆园)
圆苑质 关于“语义句法”问题	(圆园)
圆苑圈 关于“意合语法”问题	(猿园)
圆苑猴 “语义句法”、“意合语法”提出的根源	(猿园)
圆愿(广义)形态与“分布”	(猿园)
圆愿 形态与句法的关系	(猿园)

第三章 形态与汉语的词类划分	(猿园)
猿质 词类划分的操作原理	(源园)
猿质质 词类范畴的性质	(源园)
猿质圈 词类划分的操作原理	(源园)
猿质猴 原型分类与传统分类的几个相关问题	(源源)
猿质 名词	(源源)
猿质质 名词研究述评	(源源)
猿质圈 名词的形态特点	(源源)

猿猿猿 方位词问题	(猿)
猿猿源 名词的次范畴	(猿)
猿猿 动词和形容词的形态特点	(猿)
猿猿猿 动词和形容词之间	(猿)
猿猿源 动词和形容词合类 述词	(猿)
猿猿猿 汉语语法把动词、形容词两分的根源及不 足	(猿)
猿猿源 动词、形容词合类的好处	(猿)
猿猿缘 状态词‘雪白’类的归属	(猿)
猿猿远 趋向动词问题	(猿)
猿猿苑 述词的次范畴	(猿)
猿源 名词与述词之间	(猿)
猿源猿 词的功能增益和兼类	(猿)
猿源源 词的功能退化和功能转移	(猿)
 第四章 形态和汉语的主宾语	(猿)
源猿 主宾语问题研究的简单回顾	(猿)
源源 典型主语和典型宾语的形态特征	(猿)
源源猿 典型主语的形态特征	(猿)
源源源 典型宾语的形态特征	(猿)
源源 主宾语与施事、受事	(猿)
源源 普通主语和普通宾语的形态特征	(猿)
源源缘 汉语主宾语例析	(猿)
源源猿 灾孕前单项 晕孕的分析	(猿)
源源源 灾孕前多项 晕孕的分析	(猿)
源源猿 灾孕后 晕孕的分析	(猿)

源 语序和虚词在析句中的作用	(猿)
源 主语后置和有标记	(猿)
第五章 形态和汉语语法范畴	(猿)
缘 普通语言学对“语法范畴”的理解	(猿)
缘 形态和语法范畴的确定	(猿)
缘 现代汉语中的“体”范畴:延续体	(猿)
缘 “延续”的内涵	(猿)
缘 “下去”表延续	(猿)
缘 “下来”表延续	(猿)
缘 “下来 _{体助} ”和“下去 _{体助} ”表示“延续”时的比 较	(猿)
缘 现代汉语“数”的语法范畴问题	(猿)
缘 原藻和“们”用法、性质的比较	(猿)
缘 汉语中“数”的语法范畴分析	(猿)
缘 结论	(猿)
第六章 结束语	(猿)
远 本文小结	(猿)
远 尚待讨论的问题	(猿)
远 结束语	(猿)
附录 员:关于主语问题的几点思考	(猿)
附录 圆:关于主题的来源问题	(猿)
附录 猿:论动词语后缀“了 _员 ”	(猿)

语料来源.....	(四四)
部分参考文献.....	(四四)
后记.....	(四四)

前 言

形态研究是普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迄今为止,我国普通语言学对形态的研究是建立在印欧语的基础之上的,而印欧语的形态又往往通过屈折形式来表示,如英语可数名词的复数形式是通过加原形表示的。这一现象严重约束着人们对形态的认识,认为只有词形变化才算是形态。

汉语在这方面与印欧语差异很大,而汉语语法体系的建立从一开始就是以印欧语的语法体系为蓝本的,这样,从印欧语的形态观念出发,就很自然地得出如下结论:汉语没有形态或形态甚少。与此相联系的就是,词类是根据词的形态变化分出来的类,汉语的词没有形态变化,因此汉语的词不能分类。随着语法研究的深入,对于这种看法,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在20世纪40年代末“文法革新”讨论时,方光焘认为,语法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形态,凭形态而建立范畴,集范畴而成体系。他认为,任何语言都要有表现,要表现就得有形态,于是他摆脱了印欧语语法体系中形态观念的束缚,提出了著名的“广义形态”学说。胡裕树、张斌和徐思益等人也一再撰文强调广义形态的重要。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广义形态说一直没受到应有的重视。

我们觉得,广义形态未被重视,究其原因,还是受到